

1 “三甲”同时诞生

先说“三甲”，按发现时间来排列，它们分别是1871年在希腊迈锡尼城出土的“疑似”阿伽门农黄金面具、1922年在尼罗河西岸出土的古埃及新王国时期图坦卡蒙黄金面具，以及我们很熟悉的四川广汉三星堆黄金面具。这三个文明，差不多是同时期。

所以，难怪有人问，这三家工匠难道曾经互相“串门”？答案目前是否定的。但是它们的确在同一时期出现，也许，我们只能认为，春天到了，花儿处处开放，然而各处花儿的容颜和香气，自然是不同的。

除了“从哪里来”不同，“用在哪里”也大相径庭。

看图片就能一目了然：古蜀（三星堆）的黄金面具抽象得很，青铜面具也一样，眉毛像刀一样挺，眼部镂空如梭（梭，织布那工具，如果没反应过来，就想象橄榄的形状）鼻子突出，嘴唇方正像机器人——是啊，总之它们就不像人，统一地齐刷刷地不像人。而且它们比较薄，可以想象一下今天美眉们敷脸的那种金灿灿的面膜，所以很多学者都认为，古蜀黄金面具应该是附着在青铜人头像上的。它们的功能，作为祭祀神器/神像的装饰部分，也是和敬献、求飞升等的祈愿诉求有关。

而阿伽门农黄金面具，以及1986年在我国内蒙古陈国公主墓出土的辽代黄金面具，给人的观感，就是——是你是你就是你！它是一个人，一个鼻子眼睛嘴巴都很熟悉的面相。它们每个的形态都是不同的，不像古蜀面具那么程式化。有的闭目沉思、有的面带愁容、有的含笑九泉。（额，这个词好像用得有点不恰当？）

怎么说呢，就是，当我们看着这些面具，自身的情绪也被带动，会情不自禁地思索起对方的生活。正如醉心于《荷马史诗》的德国考古学家谢里曼，在发现黄金面具时所言：“我正凝视着阿伽门农的脸庞。”阿伽门农就是特洛伊战争中的希腊联军统帅，攻克特洛伊城的那位。还记得一个苹果和世界上最美的女人海伦吗？

2 用于“神”，用于“死”

说回面具，所以，彼时的面具，一是用于“神”，一是用于“死”，而且这两者都被认为是神圣的。

三星堆青铜人本身就被认为是巫师的形象，巫师是一些被挑选的长得稍微异于常人的人士，他们再戴上更加把五官夸张放大化的面具，一个是更能震慑凡人，另一个也是觉得更能和神灵沟通。

包括正在广东省博物馆展出的、读者可以亲身前往所见的“西坎文化黄金面具”，这个来自秘鲁国家西坎博物馆的硕大作品，属于公元750—1375年秘鲁的某位统治者，也是古代秘鲁流传至今最大最精美的一件金属装饰品，“总重量达2公斤，高度连同附着的真实鸟类羽毛超过1米高，宽为60厘米。中心元素是一只蝙蝠，它是皇家权力的象征物，根植于神圣的自然力中。面具的外观与西坎神的面貌极其相同，西坎神是西坎宗教中地位最高、无所不能的神。西坎人认为这件面具的佩戴者具有神圣的权力和权威，并具有与神灵沟通的能力。”策展人冯远博士此前接受新快报采访时介绍。

除了“通灵”，另一个作用就是和丧葬有关。通灵的面具通常夸张，丧葬的面具则往往惟妙惟肖，简直有一点淡淡的忧伤。

迈锡尼“阿伽门农”金面具正是用在丧葬礼俗中的，并且有意模仿刻画死者的面容。将金面罩覆盖在死者的脸上，仿佛他的音容笑貌永远留在世间一样。“今人猜测，古人之所以要将面具刻画成死者的模样，可能是基于以下两点原因：一是逝者的灵魂可以按照面具的容貌特征找到自己的躯体；二是让后人永远铭记死者的威仪。”（冯亚《古蜀金面具与迈锡尼金面具之比较》）

还有一个就是在业内大名鼎鼎的陈国公主面具了，在公元916年—1125年的辽代，覆上金面具，倚在金花枕，契丹公主带着十八年华的爱情盟约，沉睡千年，留给后人无尽遐想。她的面具按照她的脸型制成，丰圆，双眼圆睁，鼻梁狭长，抿唇，双耳宽大。覆盖面具是辽代的一种丧葬习俗，并力求和本尊相似。



■这是收藏于希腊国家考古博物馆的阿伽门农黄金面具。
“新华社新媒体”供图



■这是2011年3月22日在埃及首都开罗的埃及博物馆拍摄的图坦卡蒙黄金面具。
新华社发

面具

戴，人人都爱



■金面具，1986年内蒙自治区通辽市奈曼旗青龙山镇辽陈国公主墓出土。
金沙遗址博物馆供图

最出色的表情管理，可能就是戴上面具。

不，别误会，这里说的是真正的面具，它可以真正被戴上，也可以完整被拿下。它直白而坦荡，故永恒而不朽。

作为一种横贯全球通杀古今的文化，面具（mask）据说最早可追溯到7000年前的“石头版本”。而面具花园里的一株“奇葩”——黄金面具，则被后人关注最多。君不见，远有1922年埃及“帝王谷”的惊天发现“图坦卡蒙黄金面具”，近有2021年3月，是啊，就是上个月，再醒惊天下的“三星堆黄金面具”。与我们熟悉的面孔相似，又和我们熟悉的表情和尺寸大相径庭，更以“人人都爱”的黄金为底色，无怪乎黄金面具在每一次的考古发现中，都能让人一惊一诧，牢牢占据媒体报道的C位。

而且，这些“顶流”黄金面具，彼此之间还有种说不明道不清的关系……



■这是位于四川省广汉市的三星堆博物馆拍摄的1986年出土于三星堆2号“祭祀坑”的戴金面罩青铜人头像（3月5日摄）。
新华社发

3 青铜才是王者

事实上，今天如此看重的黄金，几千年前的我们的先人，可能还不是这么认为的。

陈国公主黄金面具，曾经在2018年，于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的《金色记忆——中国14世纪前出土金器特展》中展出。这个展览，当时空前地汇聚了国内目前发现的主要黄金面具。展览中介绍了黄金的历史，其中说到，“夏商西周时期，中国金器的发展尚处于萌芽阶段，黄金制品器形较小，纹饰简单，且多为其它器物的附属装饰，或是人体的装饰”。

这个说法，其实和古蜀（三星堆）出土的文物是可以对应得上的。不少学者之前都曾认为，在三千多年前的晚商，三星堆文明鼎盛时期，当时最被看重的，是青铜，出土文物中，也是青铜器占据大宗。黄金，正如薄薄地覆盖在青铜人面部的膜片一样，它是一种辅助，是一种装饰。

青铜时代，黄金在中西文明中的地位有所不同。青铜和玉器，在中国的古代文化中，曾一直被广泛应用于祭祀、礼仪乃至丧葬。青铜和玉，比金的地位重要多了。

你看从商代开始就出现了“金”字，但金和与金有关的汉字，在很长一段时间，一直被用作指青铜时代最重要的资源“铜”。直到唐代，在外来金器的影响下，完成了金器的中国化过程，并在宋绽放异彩，西夏、辽、元继续发扬光大。

这和西方是多么不同。古希腊在青铜文明时代，就已经赋予黄金以十分权威的地位。他们的至高权力代表，是黄金权杖。正如雅典娜黄金权杖。

而我们从前的至高王权代表是什么呢？不是黄金。公元前606年，楚庄王到周王室去问九鼎的大小轻重。问鼎，鼎是什么做的？青铜。

楚庄王问得真直白，他连面具都不戴了。这样不可爱。



■西坎文化黄金面具，广东省博物馆供图。



■商，双面神人青铜头像，江西省博物馆藏。